

四书五经

李明哲 主编



A10C218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礼 记

文王世子第八	(797)
礼运第九	(803)
礼器第十	(811)
郊特牲第十一	(819)
内则第十二	(828)
玉藻第十三	(841)
明堂位第十四	(850)
丧服小记第十五	(854)
大传第十六	(860)
少仪第十七	(865)
学记第十八	(872)
乐记第十九	(876)
杂记上第二十	(890)
杂记下第二十一	(897)
丧大记第二十二	(907)
祭法第二十三	(917)
祭义第二十四	(920)
祭统第二十五	(930)
经解第二十六	(937)
哀公问第二十七	(940)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943)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947)
坊记第三十	(949)
中庸第三十一	(955)
表记第三十二	(967)
缁衣第三十三	(976)
奔丧第三十四	(981)
问丧第三十五	(984)
服问第三十六	(986)
间传第三十七	(988)

三年问第三十八	(991)
深衣第三十九	(993)
投壺第四十	(994)
儒行第四十一	(996)
大学第四十二	(1000)
冠义第四十三	(1005)
昏义第四十四	(1006)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1008)
射义第四十六	(1011)
燕义第四十七	(1015)
聘义第四十八	(1016)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1018)

春秋左传

隐公

隐公元年	(1023)
隐公二年	(1026)
隐公三年	(1027)
隐公四年	(1029)
隐公五年	(1030)
隐公六年	(1032)
隐公七年	(1033)
隐公八年	(1034)
隐公九年	(1035)
隐公十年	(1036)
隐公十一年	(1037)

桓公

桓公元年	(1041)
桓公二年	(1041)
桓公三年	(1044)
桓公四年	(1045)
桓公五年	(1045)
桓公六年	(1046)
桓公七年	(1049)
桓公八年	(1049)
桓公九年	(1050)

桓公十年	(1051)
桓公十一年	(1052)
桓公十二年	(1053)
桓公十三年	(1053)
桓公十四年	(1054)
桓公十五年	(1055)
桓公十六年	(1056)
桓公十七年	(1056)
桓公十八年	(1057)

庄公

庄公元年	(1059)
庄公二年	(1059)
庄公三年	(1059)
庄公四年	(1060)
庄公五年	(1060)
庄公六年	(1061)
庄公七年	(1061)
庄公八年	(1062)
庄公九年	(1063)
庄公十年	(1064)
庄公十一年	(1065)
庄公十二年	(1066)
庄公十三年	(1067)
庄公十四年	(1067)
庄公十五年	(1069)
庄公十六年	(1069)
庄公十七年	(1070)
庄公十八年	(1070)
庄公十九年	(1071)
庄公二十年	(1071)
庄公二十一年	(1072)
庄公二十二年	(1073)
庄公二十三年	(1074)
庄公二十四年	(1075)
庄公二十五年	(1075)
庄公二十六年	(1076)
庄公二十七年	(1076)
庄公二十八年	(1077)

庄公二十九年	(1078)
庄公三十年	(1079)
庄公三十一年	(1079)
庄公三十二年	(1080)

闵公

闵公元年	(1082)
闵公二年	(1083)

僖公

僖公元年	(1088)
僖公二年	(1089)
僖公三年	(1090)
僖公四年	(1090)
僖公五年	(1092)
僖公六年	(1095)
僖公七年	(1096)
僖公八年	(1098)
僖公九年	(1098)
僖公十年	(1101)
僖公十一年	(1102)
僖公十二年	(1103)
僖公十三年	(1103)
僖公十四年	(1104)
僖公十五年	(1105)
僖公十六年	(1110)
僖公十七年	(1110)
僖公十八年	(1111)
僖公十九年	(1112)
僖公二十年	(1113)
僖公二十一年	(1114)
僖公二十二年	(1115)
僖公二十三年	(1117)
僖公二十四年	(1121)
僖公二十五年	(1125)
僖公二十六年	(1127)
僖公二十七年	(1129)
僖公二十八年	(1130)
僖公二十九年	(1137)

僖公三十年	(1137)
僖公三十一年	(1139)
僖公三十二年	(1140)
僖公三十三年	(1141)

文公

文公元年	(1145)
文公二年	(1147)
文公三年	(1149)
文公四年	(1150)
文公五年	(1151)
文公六年	(1152)
文公七年	(1155)
文公八年	(1158)
文公九年	(1159)
文公十年	(1160)
文公十一年	(1161)
文公十二年	(1162)
文公十三年	(1164)
文公十四年	(1165)
文公十五年	(1167)
文公十六年	(1169)
文公十七年	(1172)
文公十八年	(1173)

宣公

宣公元年	(1178)
宣公二年	(1179)
宣公三年	(1182)
宣公四年	(1184)
宣公五年	(1186)
宣公六年	(1187)
宣公七年	(1187)
宣公八年	(1188)
宣公九年	(1189)
宣公十年	(1190)
宣公十一年	(1191)
宣公十二年	(1193)
宣公十三年	(1202)

宣公十四年	(1203)
宣公十五年	(1204)
宣公十六年	(1207)
宣公十七年	(1209)
宣公十八年	(1210)

文王世子第八

【原文】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

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为世子也。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箭，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箭师学戈，箭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有一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于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教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知其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

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为世子，则无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也。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周公践阼。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其朝于公，内朝则东面北上，臣有贵者以齿。其在外朝，则以官，司士为之。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献受爵，则以上嗣。

庶子治之，虽有三命，不逾父兄，其公大事，则以其丧服之精粗为序。虽于公族之丧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与族燕，则异姓为宾，膳宰为主人，公与父兄齿。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军，则守于公祢。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至于赗赙承含，皆有正焉。

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剗，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

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

公族朝于内朝，内亲也。虽有贵者以齿，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体异姓也。宗庙之中，以爵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贤也。登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公与族燕则以齿，而孝弟之道达矣。其族食世降一等，亲亲之杀也。战则守于公祢，孝爱之深也。正室守大庙，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诸父诸兄守贵宾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敬吊临赙赗，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国有伦邦国有伦，而众乡方矣。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饌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终之以仁也。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以敬，行之以礼，修之以孝养，纪之以义，终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举事，而众皆知其德之备也。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其终始，而众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世子之记》曰：“朝夕至于大寝之门外，问于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世子，世子色忧不满容。内竖言复初，然后亦复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羞。必知所进，以命膳宰，然后退。若内竖言疾，则世子亲齐玄而养。膳宰之饌，必敬视之，疾之药，必亲尝之。尝饌善，则世子亦能食；尝饌寡，世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后亦复初”。

【译文】

周文王做世子的时候，每天三次问候他的父亲王季。早晨鸡叫头遍就起身穿衣，来到父亲的寝门外面，问当值的内庭小臣“今天睡得怎么样？”小臣说：“睡得安稳。”文王听了就很高兴。到了中午又来探视，照样问候一遍。到了晚上又来探视，照样问候一遍。如果王季有点不舒服，不能按时起居，小臣就及时把这情况报告给文王。文王就会面色忧愁，走路也不安稳。王季的饮食恢复正常，然后文王才恢复常态。膳食送上的时候，文王一定要察看冷热的程度，膳食端下来的时候，问吃了多少，同时吩

咐膳宰说：“不要再上原来这几样菜了。”膳宰回答：“是。”然后文王才离去。

武王遵循父亲文王的孝行，但不敢做得超过父亲。文王有病时，武王不脱冠带日夜在身边侍候。文王能吃一口饭，武王也只吃一口饭；文王能吃两口饭，武王也吃两口饭。一直过了十二天，文王痊愈，武王才松懈下来。

文王问武王说：“你梦见过什么？”武王回答说：“我梦见天帝给了我九颗牙齿。”文王问：“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君王大约最终会获得它们吧？”文王说：“不对，古时年也称龄，齿也是龄。你梦见九齿，是获寿九十岁，我百岁，你九十，我给你三岁吧。”后来文王果然活到九十七岁才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

成王小时候，不能临朝治理政事。周公辅佐他，暂居天子之位而统治天下。周公把教导世子的方法，拿来教导自己的儿子伯禽，以伯禽为榜样，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之间关系的道理。成王有了过错，周公就打伯禽，用这种方法教育成王如何做世子，演示文王当年是如何做世子的。

凡是教授世子的国学的造士，必须按四季的时序。春夏二季教干戈武舞，秋冬二季教羽籥文舞，教学都在东序。小乐正教干戈武舞，由大胥协助；籥师教羽籥文舞，由籥师丞协助。大胥用南乐掌鼓。春季背诵乐诗，夏季弦乐伴奏，都由太师指导。秋季在瞽宗学行礼，由司礼的人指导。冬天就在上庠读书，由掌管书籍的人指导。所以，学礼于瞽宗，读诗书在上庠。

凡是祭礼，养老乞言之礼、合语之礼，都由小乐正在东序中教授、指导。大乐正教舞干戚、合语和乞言的进行次序，司徒的属官大司成在东序中阐述其含义和道理。凡在大司成身边侍坐，要隔开一丈即三张坐席的距离，以便于发问。问完退下，背靠墙壁坐下。大司成话未说完时，不得发问。

凡学校开学，其春、夏教授诗书礼乐之官都要举行释奠以祭祀前代先师。秋、冬两季也是这样。凡开始设立学校，必须举行释奠之礼以祭先圣先师，祭祀时必须用制币。凡是释奠，必须有大合乐，若国有凶丧，则免除大合乐。凡是大合乐，必须同时举行养老之礼。凡是在四郊学校进行考评，必须选录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以德行受到录用，有的以通达政事被录取，有的以擅长言语被录取。祝、史、卜、医、射、御等凡有一技之长者，都要告诫他们努力学习，以待他日考评。德行、政事、言语三者有一可取，即按名次高低的顺序提升等级，称为“郊人”。地位要比太学中的“造士”差得多。但如果天子在太学赐酒，郊人也有参与的资格。

开始设立学校时，先制礼乐之器，制成涂牲血，用制币祭告先圣先师礼乐之器已成。然后举行释菜之礼，祭告先圣先师器已可用。释菜之礼不用乐舞，也不分发舞器，礼毕就退下，在东序举行敬宾之礼，以一献为度，没有傧相及合语也可以。

关于对世子的教育，在三王时代规定必须用礼乐教育世子。乐用来进行内心精神方面的修养；礼来进行外在行为方面的教育。礼、乐涵养于内心而表现在外表，因此而融合成快乐、恭敬、温文尔雅的风度。设立太傅、少傅为的是教育薰陶世子，让他了解父子、君臣之道。太傅剖析这些道理开导世子，少傅侍奉世子观察太傅的德行，解释给世子听，使他明白。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世子回到后宫，有太保护卫；出就宫外，有师傅教导。因此教育的功效显著而使德行有所成就。所谓师，是用具体

事例教导并用它说明各种德行的人。所谓保，是以自己谨慎的言行来辅佐世子使之归于正道的人。旧《记》上说：虞夏商周四代，设有师、保、疑、丞、四辅和三公，不必齐备，但必须选称职的人担任。这就是说，要使用能干的人。君子认为，世子要有德，德行有所成就，教化国人才会有尊严，教化有尊严官吏才会正派，官吏正派国家才能达到大治。说的就是世子将来要这样做国君。

孔子说：“从前周公暂时代替成王执政，居天子之位而统治天下。拿教导世子的方法教育伯禽，为的是使成王成为德才兼备的天子。我听说，作为人臣哪怕杀了自己，只要有益于国君，就要去做。何况只是用自身的作为使国君得益呢”周公是做得最好的。”因此，懂得怎样做儿子，然后才会懂得怎样做父亲；懂得怎样做人臣，然后才会懂得做国君；懂得怎样侍奉别人，然后才会懂怎样差使别人。成王年幼，不能临朝执政，如果把成王当作世子教导，因武王已崩，成王无父，无法让他作世子，因此才把教导世子的方法拿来教导伯禽，让他和成王住在一起，想让成王体会到为父为子、为君为臣、为长为幼的道理。国君对于世子，从亲缘关系讲是父亲，从尊位讲是国君。有父亲的亲情，有国君的尊严，如果能尽君父之道以教世子，然后世子为君才可以保有天下。因此，教养世子不能不谨慎啊。做一件事就能得到三种好处的，只有世子的教育了。这种教育说的就是在学校里不是按身份而是按年龄论尊卑。所以，世子在学校里按年龄论尊卑，国人看到了说：“他将来就是我们的国君，却和我们按年龄大小谦让，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还有父亲在，就理应如此。”这样，大家就懂得父子之道了。其二说：“他将来就是我们的国君，却和我们按年龄大小谦让，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还有国君在，理应如此。”这样，大家就明白君臣大义了。其三说：“他将来就是我们的国君，却和我们按年龄大小谦让，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为了尊敬年长的人。”这样，大家就懂得长幼的秩序了。所以，父亲在，他是子；国君在，他是臣。处在子与臣的地位，就是要让他尊敬国君，敬爱父母。所以，要教他怎样为父为子、为君为臣、为长为幼。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学会了，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古语说：“乐正教学业，父师育德行，一人有大善，万国得太平。”说的就是对世子的教育。

庶子掌管国君族人的政事，用孝弟睦友子爱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明了为父为子的道理，为长为幼的秩序。族人朝见国君，如果在路寝之庭朝见，则站在西边面向东，尊者在北，依次而南。有朝中贵臣，则按年龄大小分尊卑。如果在路寝门外的外朝朝见则按官爵高低分尊卑，站的位置和次序由司马的属官司士掌管。如果在宗庙中朝见，次序和外朝一样。祭祀时宗人分派职务，以爵位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为依据。登堂分派祭后尸吃剩的祭品，献尸而受尸的奠酌，则由嫡长子亲自做。

庶子执掌朝内朝之礼，即使官至三命，可以不和族人按年龄论尊卑，但不能逾越父兄。

遇到国君的丧事，族人就按丧服规定的亲疏关系排列次序。同姓的公族之内有丧事也照此办理，关系再亲也要排在主人之后。如果国君与族人举行宴会，那么异姓人就是宾客，膳宰要作为主人行酒劝酬，国君和父兄按年龄大小就位。国君和族人吃饭，按亲疏关系每一世递降一等。

公族之人在军中，就守卫随军的神主。国君如果有政事出国，庶子就派公族中没

有职守的人守卫宗庙宫室。公族中卿、大夫、士的嫡子守卫太庙。国君同宗族的伯父、叔父守卫路寝。同宗族的子孙守卫亲庙、燕寝。五世的子孙，只要祖庙还未迁入祧庙，即使已是平民，遇到举行加冠礼或娶妻，都要祭告。死了必须发讣闻。练祭和大祥祭也要报告。公族之间相待，应该吊丧而不吊，应该戴孝而不戴的，主管公族的官吏要责罚他们。至于赠送丧主车马、财帛、衣物等都有正式的礼仪。

公族之人如果犯了死罪，就由掌管郊野的“甸人”执行绞刑。如犯有应判刑之罪，或刺或割，也押赴甸人处执行。公族不用宫刑。罪案判决后，主管刑狱的官吏向国君报告判决结果。如果是死罪，就报告：“某之罪在大辟”。如果是判刑之罪，就报告：“某之罪在小辟。”对于犯有死罪的，国君说：“宽减他的刑罚。”官吏答：“是死罪。”国君又要求宽减，官吏又答是死罪。国君第三次要求宽减，宽吏不再回答，退出把犯人交给甸人执行死刑。国君又派人追上他，说：“即使犯有死罪也必须宽减。”官吏回答：“已经来不及了。”行刑后，官吏返回向国君报告。国君便为族人穿素服，食不举乐，依照亲属之丧的礼仪改变生活，不戴孝，但到异姓之庙去亲自哭他。

公族在内朝朝见，是因为有亲缘关系可以进入内朝。即使地位尊贵也按年龄排次序，是为了显示父子昭穆的关系。在外朝朝见，按官职大小排次序，是为了体谅异姓之人。在宗庙中，按爵位高低排次序，是为了崇尚德性。宗人按官职分派职务，是尊重贤能。登堂分祭品，受爵由嫡长子担任，是为了尊重祖先的传统。治丧按丧服的亲疏排列次序，是因为人们的亲疏关系不可改变。国君和族人举行宴会，按年龄大小排次序，是为了通达孝弟之道。国君和族人吃饭，按亲疏关系每世递降一等，是为了区别亲疏的等差。战时族人守卫行主，是因为深切地孝敬爱戴祖先。嫡子守卫太庙，是尊奉宗室而且使君臣之道分明。同宗族伯父、叔父守卫路寝，同宗族的子孙守卫燕寝，是为了让谦让之道通达。五世的子孙，祖庙还未迁入祧庙，即使成了平民，举行加冠礼和娶妻都要祭告，死了也要发讣告，为的是不忘血缘之亲。血缘之亲并未断绝却列入平民，是为了不看重无能的人。族人有丧，祭吊时向丧主赠送奠仪，是为了提倡和睦友爱族人之道。古时候主管国君宗族的庶子之官治理有方，国家才有伦常。国家有伦常，百姓才知道趋向礼教。

公族的人犯了罪，尽管是亲人，也不能因此干犯官吏的正法，为的是公族应与百姓一体断决。公族的人犯了死罪在隐僻的地方行刑，为的是不让国人联想到残杀自己的兄弟。不吊祭，不戴孝，哭于异姓之庙，为的是他辱没了祖宗。又为他穿素服，居外室，不听音乐，这是私下的悼念，表示骨肉之亲没有断绝。公族的人犯罪不用宫刑，为的是不让他断绝后代。

天子视察学校之礼：天刚亮，国学里敲起征召学士的鼓，用来提醒大家快集合。全体到达，然后天子驾到。于是命令教官开始行事。先举行常礼，祭祀先师先圣。教官举行过释奠之礼后，向天子复命。然后开始举行养老之礼：天子到达东序，向先世的三老五更行释奠之礼，然后布置三老五更及庶老们的席位。检视肴馔，省察酒醴及养老珍羞之具。接着就奏乐，天子退而酌醴，以献诸老。这就是天子所行的孝养之道。敬献之后，诸老返回席位。再由乐正率乐工登堂演唱《清庙》之诗。歌毕，旅酬时诸老谈说善道，以成就天子养老之礼。说的都是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合于《清庙》诗中所咏的文王道德之音，达到了德的极致。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接

着堂下的管乐吹奏文王的《象》舞之曲，庭中跳起象征武王伐纣的《大武》舞。大会众学士以行养老之事，足以通达神明，兴起德性，从而明定君臣的地位，贵贱的等差，使上下尊卑之义通行。司仪报告乐舞结束，天子就命令公、侯、伯、子、男畿内各诸侯及百官，说：“回去都要在国学举行养老之礼。”这就是天子最终表示了自己仁爱之心。

因此，圣人记载古今所发生的大事，从大处考虑，用恭敬之心爱惜诸老，按礼仪行事，以孝养之理敬老，用义作为纲纪，终于仁爱之心。因此，古时的人只要举行一次典礼，就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德行完美。古代的君子，举行盛大的典礼，自始至终必定恭敬谨慎，大家怎会不晓喻呢？《谈命》说：“记住要始终注重教育。”

《世子之记》说：世子每天早晚都要到他父亲的寝门外面，问内庭小臣道：“今天睡得怎么样？”小臣答：“今天睡得安稳。”于是世子脸上就有喜色。如果不舒服，不能按照起居，那么小臣就会把这情况报告给世子。世子脸色就会出现忧容。小臣报告：“饮食恢复正常。”然后世子才恢复常态。每天早晚，膳食端上来，世子必定察看冷热的程度。撤下时，世子要问最爱吃的是哪几种，预先拟定下次所进的膳食，吩咐给膳宰，然后才退去。如果小臣说父王有病了，太子就改换斋戒时所著的玄冠缁布衣亲自侍奉父亲。膳宰端上的饮食，世子必定细心检视。治病的药物，必定亲口尝试。父亲饭量好起来，那么世子也能吃下饭去了；如果父亲胃口不好，世子也跟着吃得少了。直到父亲恢复原状。然后世子才恢复常态。

礼运第九

【原文】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殷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是微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楨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燔，与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浣帛，醴盏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大成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君与臣同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譖。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殷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

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渝。凤以为畜，故鸟不罹。麟以为畜，故兽不狃。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辞说，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棲，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译文】

从前，孔子曾经参与蜡祭，充任蜡祭饮酒的宾客。祭礼结束后，他出来走到门楼上，唉声长叹。孔子的叹息，是在慨叹鲁国当时的国政。当时子游在旁边，问道：“先生叹什么呢？”孔子说：“大道通行于天下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几位精英当政的时